

La sonrisa etrusca

爷爷的微笑

〔西班牙〕何塞·路易·桑贝德罗 著
林立仁 译



南海出版公司

爷爷的微笑

〔西班牙〕何塞·路易·桑贝德罗 著
林立仁 译

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爷爷的微笑/[西]桑贝德罗著;林立仁译.—2
版.—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2014.10
ISBN 978-7-5442-7219-3

I. ①爷… II. ①桑… ②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西
班牙—现代 IV. ①I55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52341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30-2014-106

LA SONRISA ETRUSCA

Copyright © JOSÉ LUIS SAMPEDRO, 1985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© 2009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s with AGENCIA LITERARIA CARMEN BALCELLS, S. A.,
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爷爷的微笑

[西班牙]何塞·路易·桑贝德罗 著
林立仁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华 艳 马秀琴
装帧设计 宋 璐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10.75
字 数 253千
版 次 2009年3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2版
印 次 2014年10月第8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7219-3
定 价 39.50元

版权所有。未经书面许可。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。违者必究。

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www.readinglife.com

出 品

夏末新秋，观光人潮尽欢而散，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国立朱利亚博物馆沉寂了下来。博物馆一名男服务员重拾日复一日的例行工作，检视第五巡逻区，只是最近馆内游客清清疏疏，心下甚感烦闷无聊。这时他忽然想到今天馆内来了一位不寻常的参观者，一时之间好奇之心大起，便在巡逻路线上掉转过身，朝着“卡厄瑞石棺”的陈列室走去，心想：“不知道他还在不在那里？”脚步不由得加快许多。

他来到陈列室门口，那位参观者依然坐在长椅上，面对着室内展出的一具大石棺发愣。那是伊特鲁里亚^①文明的卡厄瑞石棺，放置于陈列室中央，棺身以赤色陶土塑制而成，棺盖是一对夫妻的雕像。天花板悬吊着赭色拱形壁板，模拟那具石棺出土的坟墓四壁，把整间陈列室变成了伊特鲁里亚的地下墓窖。这具卡厄瑞石棺正是国立朱利亚博物馆的镇馆之宝。

那参观者仍然坐在原位，一动不动，姿势就和半小时之前一样，

^① 伊特鲁里亚（Etruria），古代城邦，位于现今意大利中部。

似乎他也经过窑火高温烧炼成形，化作了赤陶雕像。他头戴褐色帽子，一张脸晒成了古铜色，一如那赤陶雕像的颜色，身穿一件白色开领衬衫，看起来像是来自意大利南方亚普利亚区或卡拉布里亚区的乡下老人。

那男服务员不明白老翁为什么一直盯着那具石棺瞧，也难以揣测老翁眼中看见的究竟是什么，因此来到陈列室门口便站定脚步，仔细打量那老翁。他担心老翁会有意外之举，是以不敢离去，但也不敢贸然走入，只觉得一股敬意油然而生，不知道是为了什么。自从那老翁进来以后，今天的博物馆似乎就变得和往常不太一样。只见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棺盖上那一对斜倚着的夫妻雕像，显然是看得出了神。

那雕像中的妻子扎着几绺发辫，垂在胸前，左肩倚着丈夫，右手微举，左手手心朝上呈捧物之姿，嘴角含笑。那丈夫靠在妻子身后，下巴上蓄着山羊胡，同样斜倚着身子，右手搭在妻子右肩之上。雕像通体呈赤赭色，体内仿佛隐隐有血液流动，恍若时光从此停驻。夫妻俩都有一双丹凤眼，眼角上翘，嘴角也都浅带笑意，蕴蓄着睿智、奥秘、宁静与逸乐。

陈列室的隐藏式投射灯经过精心设置，灯光照射在石棺上，光影交叠，使得那雕像上声色流转，竟似是有生命的一般。那老翁木木然坐在昏暗之中，相形之下，反而更像个雕像。那男服务员不明白老翁在看什么，百思不得其解，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一个念头：“这位老先生一定是走累了，想着既然付了门票钱，干脆坐下来好好休息，乡下人都这样。”又停留了一会儿，见并无异状，便径自离去。

那男服务员一走，陈列室便只剩下老翁与那夫妇雕像，气氛更显神秘，唯有时间静静流过。

一名年轻人走了进来，打破了室内的神秘氛围。他来到老翁面前，

说道：“爸，我的事情办完了，走吧，抱歉让您等这么久，因为那个主任——”

老人抬起头，望着那年轻人，不等他把话说完，便插嘴道：“你还真可怜，一天到晚都在赶时间，一天到晚都在道歉，和你老爸完全不一样……对了，那是什么？”

“那个啊，那是伊特鲁里亚人的夫妻棺。”

“夫妻棺？你是说这是用来装死人的棺材？”

“对啊……我们走吧。”

“真的假的？它看起来像是沙发，一点也不像棺材。”

“那叫作卧食椅，伊特鲁里亚人是斜躺在卧食椅上吃饭的，和罗马人一样。伊特鲁里亚人实行的也不是真正的土葬，他们的坟墓就是在地下挖一个坑，把坑里头画得像一个家，再把棺材放进去，把坑封起来。”

“就好像洛卡瑟拉镇的玛法地侯爵宗祠一样吗？”

“对，可我不是考古学家，这种事您应该去问安莉亚。”

“你老婆？也对，我再问她好了。”

儿子望着父亲，甚感讶异，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对这具石棺这么有兴趣。

他抬起手腕，看了看表。

“爸，从这里到米兰的路程还很远，我们走吧？”

老人从长椅上缓缓站起身来，目光依然停留在那座夫妻雕像上。

“他们是一边吃饭一边下葬的……”他喃喃自语，带惊叹之意。虽然还想再多看一会儿，但也只好跟着儿子走了。

他们离开时，老人开启了另一个话题。

“你的事情没办成对不对？”

儿子面露不悦之色。

“对，那个主任还是老样子，只是满口答应说没问题、没问题，可是……不过他倒是把安莉亚大大称赞了一番，还说他看过安莉亚新发表的论文。”

老人想起二战之后，他曾经和安柏修以及一个游击队同志一起（那个阿尔巴尼亚人叫什么名字来着？他的枪法很准的……唉，我这个记性越来越坏了），前来罗马求见一位党魁，要求政府对南希拉区进行土地改革。

“他是不是送你到门口，还拍拍你的肩膀？”

“对啊，他对人总是很好。”

儿子微笑着，老人却蹙起眉头。就和过去一样，非得等到圣塔塞维里纳镇隔壁的梅利沙村发生示威暴动，三个农夫在现场送了命，罗马的政客才会被吓得屁滚尿流，赶快作出处置。

两人走到停车场，坐上了车。老人系上安全带，口中咕哝着：“又不是给人做农奴，生死全都握在地主手上。”车子驶上罗马外联公路。老人付了通行费后，车子开上了太阳高速公路。他卷了一管烟，又回到那个他目前最感兴趣的话题。

“他们是不是一起下葬的？”

“爸，您是在说谁？”

“那对伊特鲁里亚夫妻啊。”

“我不知道，可能吧。”

“有可能吗？他们不可能死在同一天吧？”

“说得也是，我也不知道……按下那个按钮，等一下点烟器就会弹出来。”

“我才不用什么点烟器，我喜欢擦亮火柴的感觉。”

老人灵巧地划亮一根火柴，用手护着，点着了烟，顺手就把火柴丢出窗外，缓缓地吞云吐雾起来。四下一片静寂，只听见车子引擎的嗡嗡运转声、轮胎的颤动声和偶尔传来的蛮横喇叭声。黑烟丝的气味逐渐在车内弥漫，唤起了儿子的童年回忆，他悄悄按下车窗。老人侧过头去，望着儿子的侧脸：他一向看不惯儿子这张像妈妈的、女人般俊俏的脸蛋，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越来越像。此刻他正在专心开车，双眼紧盯路况……是啊，这孩子一向都很严肃。

“你想他们为什么大笑成……那样？而且还是在他们的棺材上？”

“谁啊？”

“当然是躺在石棺上的那一对伊特鲁里亚夫妻啊，不然还有谁？”

“天啊，您还在想那具石棺。我怎么知道？再说，他们根本没在大笑。”

“有，他们在大笑，我很确定，他们在笑天底下所有的事物，你没看见吗？他们的嘴唇虽然没有张开，可是真的在大笑，尤其是那个妻子的嘴唇很像……”脑海忽然闪现出“莎维妮亚”这个名字，他猛然住口，把这个名字硬生生吞回肚里去。

儿子对这个话题很不耐烦，心想：“爸是不是疯了？不会连脑部也发生病变了吧？”

“爸，他们没在大笑，他们只是在微笑，那是真福的微笑。”

“真福？什么是真福？”

“就是在肖像里头常常可以见到的，当圣徒凝视上帝时，脸上就会浮现的那种微笑。”

老人放声大笑。

“圣徒？凝视上帝？他们是伊特鲁里亚人，你搞错了吧？”

这话说得斩钉截铁，不容置辩。这时一辆大型轿车高速驶过，老人瞥见车内穿着制服的司机和后座那名优雅女子，心下暗忖：“不知我这个儿子要到什么时候才会醒过来，真正懂得什么是生活？”

“那对伊特鲁里亚夫妻是在大笑，他们就算躺在棺材上也快乐自在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他们是真正懂得生活的人。”

他吐出一口烟，继续说：“后来伊特鲁里亚人怎么样了？”

“后来他们被罗马人征服了。”

“那些罗马人就爱搅局！”

说到这里，老人的往日回忆一幕幕浮现脑际，从专政时期、抗战时期，一直到战后，此时车子一路向北驶去。

日正当中，秋日艳阳把田里的农作物晒得暖洋洋的。山坡上的葡萄正值采收季节，但是在这个时节，南方洛卡瑟拉镇上的葡萄汁已经开始发酵了。老人看见田里有几道歪歪斜斜的犁沟，心想：“要是我有哪个儿子犁出这种沟来，我不把他从田里头给踢出去才怪。”他对农地上的一切了如指掌，只不过此处的农地与南方迥然不同，他觉得北方人种的作物比较绿、比较乏味。

儿子突然说：“这里的土地以前也都是伊特鲁里亚人的。”似乎是想安慰父亲。

老人觉得还是南方的农村有意思多了，过了一会儿，他开口说：“等一下如果有地方，把车子停一下，我得方便一下，我肚子里的那个小恶魔在作怪了。”

儿子不禁担心起父亲的病情是否已经恶化，他一直责备自己因为其他事没能早一点带父亲来米兰看病，当然，也并不是说自己老婆的

事不重要，只不过父亲的病已经到晚期了。他关爱地转向父亲。

“好，看到休息站我就停车，我也想喝杯咖啡提提神。”

“不急，我还忍得住。”

儿子端详着父亲的侧脸，只见它依然曲线分明，鼻子高耸，喉结突出，像是吞了一颗小石头，又见父亲的双眼深陷在眼窝之中。每次看到这张脸，他总是觉得很有安全感，只是不知道这张脸还可以陪伴他多久？过去，命运的力量把他们父子分开，让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，他常常想念父亲的脸，它就像一棵老橡树，时时刻刻荫庇着他。他觉得一阵痛苦浮上心头，想说些什么，却又觉得不妥，只要一开口，那份苦痛就会随着话语流出，父亲听了绝对会不高兴。

车子开到一处休息站停下，儿子替车子加满了油，走进休息站的餐厅，却见父亲已然坐在吧台前，正在享用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。

“爸，医生不是跟您说不能喝咖啡吗？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日子还不是一样要过下去？”

“日子当然要过下去。”

老人不再说话，脸上含着微笑，继续品尝手中那杯咖啡，接着，又卷了一管烟抽了起来。

休息过后，两人继续开车上路，不久就看见前方出现一个出口预告标志，上头写着下一个左侧出口通往“阿雷索市”。

“阿雷索市从前是伊特鲁里亚人的城市。”他们经过的时候，儿子解释道。

萨瓦拓在心中默默记下这个名字：“阿雷索。”

二人在路旁一家专为旅客开设的快餐店随便吃了点晚餐，再度驾车驶上高速公路。天色已黑，波河河谷平原和成行的白杨木间弥漫着茫茫雾气。老人望着窗外千篇一律的植被，不知不觉打起了瞌睡。

儿子见父亲头倚座椅，歪到一侧，心想：“爸累了。爸真的想把病治好吗？如果不想的话，又为什么会答应来米兰？他怎么会舍得离开他那心爱的洛卡瑟拉镇？真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。”

老人睁开双眼时，四下一片黑黢黢的，唯有仪表板上的电子钟亮着绿色微光，显示时间是十点十分，他立即闭上眼睛，不愿意去面对即将抵达米兰这个事实，一想到即将到达米兰他就觉得心烦。他上一次来米兰，是因为妻子刚刚过世，孩子接他来小住，他才住不到两个星期就受不了了，他们却打算要让他住上两个月。米兰没有一样东西他看得顺眼，举凡大都市、米兰人、窄小住房，甚至儿媳，样样都是他憎恶的对象，而如今他竟然要再一次前往那个令他厌恶已极的城市！他暗想：“我多么希望可以死在自己家里头，坎达诺那个王八蛋为什么还不断气？”

儿子见父亲挪动身体，说：“睡得不错吧？我们就快到了。”

对，就快到了，就快到陷阱里头了。老人认为城市就是一个诱捕人类的陷阱，里头有各种各样的寄生虫，专爱吸食穷人的鲜血，比如公务员、警察、地主、生意人，等等。车子驶下立交桥，在收费站旁停了一停，递出一张回数票，收费站就是陷阱的入口。

车子驶入米兰市郊，老人以猜疑的眼光察看四周景物，放眼望去，可以看见高墙、仓库、打烊的小工厂、廉价公寓、空地、水坑、烟雾、污泥、垃圾和孤寂、不祥的街灯，每件东西都冷冰冰、硬邦邦、不怀好意。他按下车窗，垃圾和化学制品的湿气和恶臭立刻扑鼻而来。他解开安全带，觉得似乎轻松了一些，稍能抵抗外来的威胁。

幸好今天鲁思卡没有太作怪，他想着，松了一口气。鲁思卡是他以前饲养的一只母雪貂，是安柏修在战后送给他的，当年鲁思卡是镇上一等一的捕兔高手。如今他把潜伏在他体内，正在啮噬他的病魔，也取名叫作鲁思卡。鲁思卡，你今天真贴心，你一定知道对我来说来米兰多么难熬，不过我想这对你来说一定也不轻松吧。我感觉得出来，如果可以不来米兰，我们都想在南方那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，好好过日子。

他忆起了雪貂鲁思卡那温柔的鼻子，和那捉起兔子来毫不留情的门牙，又想起鲁思卡是被坎达诺的狗咬死的。想到这里，老人不禁微微一笑，因为后来为了报仇，他割断了那条狗的尾巴，让它下半辈子都活在羞辱之中。除此之外，坎达诺有个侄女名叫康琪妲，而她的贞操就是奉献给了他。

车子继续向前行进，两旁的屋舍越来越密集，放眼望去，除了眼前空荡荡的马路之外，净是墙壁，这条马路正在引领他们往陷阱里头

钻。夜已深，街上偶尔才见到一辆车，红绿灯却依然在有规律地明灭，不知是为谁而亮。霓虹招牌也同样在有规律地闪烁，仿佛是在嘲笑他们。忽然，有警铃尖声响起，像是要警告谁。马路上方的金属高架桥上，一列火车轰然驶过，划破深夜的寂静。隐隐传来的羊叫声、飘来的马粪味，在这城市中心显得十分突兀。

儿子往右边几道墙指了指，说：“那是一家屠宰场，我们工厂用的内脏都是在他们这买的。”

原来这个陷阱不只捕人，也捕动物。

车子转了个弯，开上一条大马路，却见路旁燃着一堆篝火，许多女子围着火焰缓缓移动，犹如荒原上的女巫。

前方亮起了红灯，车子正好在那堆篝火旁边停下来。一名女子走了过来，在车窗旁拉开上身的大夹克，露出一对乳房。

“两位帅哥，有没有兴趣，想不想玩 3P 啊？”她张开抹得红艳艳的嘴唇高声说道。

绿灯亮起，车子驶离现场。

“真是丢脸。”儿子低声暗骂，仿佛自己犯了罪似的。

老人却想：“那对奶子还挺美的，没想到现在连流莺的质量都提高了。”

车子继续往城市迷宫里钻，最后儿子在一处人行道旁找到一个车位，停好了车。两人下车，老人游目四顾，不知身在何方，一抬头，见街角竖立的路标上写着：“皮亚维大道”。

他问：“是这里吗？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？”

儿子打开后车厢，说：“我们搬家了，自从小宝宝出生以后，我们以前那间房子就显得太小了。这一区的环境好很多，现在的这间公寓，

后排的窗户对着尼诺毕休街，所以我们才买得起，安莉亚在这里住得很高兴。”

老人想起：“对了，小宝宝！”不由暗自责怪自己没把孙子放在心上。不过他先是丧妻，之后又诊断出癌症，接踵而来的烦恼太多，根本没心思顾到……

两人走入一栋公寓的门厅，经过一张摆着面镜子的小桌，来到电梯前。老人不喜欢乘电梯，但一问之下发现他们住在八楼，还是决定放弃爬楼梯，以免惹得鲁思卡发脾气。

两人走出电梯，儿子轻轻打开家门，开了小灯，然后低声对父亲说宝宝应该已经睡了，请他不要发出太大的声音。忽见走廊上出现一个人影，出声道：“雷纳铎？”

“是我，我们回来了。”

老人认出那是安莉亚：身材瘦削，嘴唇严肃刻板，脸颊棱角分明，眼睛灰溜溜的。不过，她不是戴眼镜的吗？

“爸爸，欢迎您回家。”

“安莉亚，你好。”

他伸手抱了抱安莉亚，感觉到安莉亚的嘴唇在他脸颊上贴了贴。干瘦的肩背、平板的胸部，果然是安莉亚没错，而且还是老样子，用那种高傲的语气叫我爸爸，真恶心。他想，这个神圣的欢迎仪式肯定是雷纳铎要求的，不然安莉亚才不会愿意亲我脸颊呢。还记得安莉亚和雷纳铎新婚之时，曾经去洛卡瑟拉镇住过几天。对安莉亚而言，洛卡瑟拉镇无异于蛮荒部落，而镇民也把安莉亚这位米兰来的都市人当作稀有昆虫，好奇地拿着放大镜仔细观察，镇上有些妇女还特地编了借口，溜进他们家的院子，以便欣赏精致内衣挂在晒衣绳上迎风飘动

的样子。

“怎么这么晚才到？”

老人听得出来她暗藏讽刺挖苦的语调。雷纳铎回答说是因为路上起雾，安莉亚却不理会他的解释，转身便往走廊深处走去，一副反正你们一定会跟着我进来的模样。她来到一个房间门口，打开灯，对老人说这个房间是给他睡的，接着向衣柜指了指，对雷纳铎说沙发床的床单在柜子里。

“我没时间铺床，宝宝哄了好久才睡着……爸爸，抱歉，我明天一大早有课，所以得先睡了，晚安。”

老人回了一句晚安，安莉亚便回房去了。雷纳铎打开衣柜，老人则开始四下里打量他这间牢房究竟长得什么模样：窗前挂着一幅比窗户小了一号的窗帘，靠墙摆着一张小桌子，桌上放着一盏小灯，灯罩上印着黑糊糊的图案，似乎是鸟，桌前还有一把椅子……

他觉得这些家具全都冷冰冰的，却也并不意外。

他在心里头耸了耸肩，暗想：“这里不比南方家里，将就点吧。”

儿子拉不开房里的那张沙发床，他使了老半天劲，可它说不打开就不打开。老人既没力气帮儿子，也不想帮，沙发床对他来说是新玩意儿，和他家里那张老床之间存在着偌大的代沟。他的那张老床，从他结婚以来一直睡到现在，又高又稳，总是像座小山似的傲视整间卧房，床头板以栗木制成，晶莹润泽，高高竖立，床上铺着柔软的床垫，上头两层是羊毛，下头一层是马毛。它坚实耐用，是嬉戏、分娩、休息、死亡的理想场所。他回想起自己风雨人生中的各个休憩处，比如牧羊人小屋的硬泥地、兵营的卧铺、谷仓里的干草堆，他战时曾睡在山洞里长着野草的石头上，还睡过填充着玉米秆的农村床垫，那种玉米秆床垫在两具热情的身体下会噼啪作响……昔日种种与眼前这张沙发床分属于两个迥异的世界。沙发床是人造合成物，内里的弹簧紧紧压缩，有如捕狼器一般。

好不容易，这东西屈服了，折叠的部位砰一声暴烈地弹了开来。儿子拿出床单铺上，又放上一条毯子，嘱咐父亲说家里有中央空调，不用盖太多被子。老人听了不以为意，心想反正他带了自己惯用的那